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十八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招賢良文學士

宋祁曰士字上疑有之字

北發渠搜 師古曰渠搜遠夷之國也

愚按禹貢鄭康成以渠搜為西戎王肅不言鄭併渠搜為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為一孔穎達以渠搜為二以為皆是戎狄陸德明以漢書朔方郡有渠搜縣此及武帝紀皆云北發渠搜則為朔方之渠搜無疑矣顏注武

紀從臣瓚之說以為在朔方及注此傳又云
遠夷之國則自相違伐矣
則羣臣逡師古曰逡音七旬反其字從辵
宋祁曰逡疑作俊姚本注文攺辵作亻
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宋祁曰江南本無民字
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
宋祁曰監本浙本止云不犯矣南本云民之
所服也不犯禁矣而賞罰順之則民從余謂
不犯禁矣四字疑當刪止作則民從

得其要則天下安樂

宋祁曰南本云得其要道浙本云得其要術

天德無私親

宋祁曰天德浙本無德字

名見

宋祁曰浙本云名入見

天子以册書答曰

宋祁曰荅字下疑有爲字

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累積也

宋祁曰累當作絫注文積累字上當有絫古

累字四字
不肯庭辯
宋祁曰庭當作廷後庭詰並同
時又東置蒼海
宋祁曰蒼一作滄
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西京雜記曰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
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
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
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

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
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
之館而躬自非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弘身食一肉脫粟飯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
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
諸常與弘有隙
宋祁曰南本嘗作常
年八十終丞相位
金牲曰按建元元年弘年六十則元狩二年

卒時止七十九

輙分昆弟更造（師古曰言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

危林曰按傳輙復分與弟者數矣顏云更自

營為亦稍近之然百官表爵一級曰公士二

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九五大夫十二左更十

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

十八大庶長二十徹侯而食貨志自文帝從

鼂錯言已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

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五千石為大庶長元

朔五年令民得得買爵置武功爵級十七萬

式蓋以畜牧所贏為昆弟輸財于邊濟國家、經費以得更造之爵故天子顯之若自更營為何益於縣官而武帝亟稱之乎且牛羊蕃息何得以造言之又武功爵即大庶長徹侯之爵臣瓚不引百官表而引茂陵書顏氏誤信其語遂至誤解更造耳

布衣草蹻而牧羊 師古曰蹻即今草屨也

宋祁曰注文今草屨也景本作今之鞋也

不為利惑

宋祁曰惑一作或

兒寬

容齋續筆曰漢史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復用之宣帝時張安世嘗不快上所為不可上意上欲誅之趙充國以為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書於寬及安世傳而於劉向充國傳中見之豈非以二人之賢為諱之邪韓說能以一言

叔賢曰於無死而不於説傳書之以揚其善為可惜也

掾使因使寬為奏奏成

宋祁曰越本無一奏字

統揖羣元（師古曰輯揖與集三字竝同 書曰輯五瑞是也其字從木）虞

隷辨曰書舜典作輯史記五帝本紀漢書郊祀志引書竝作揖師古曰揖與輯同魏孔羨碑揖五瑞揖與楫兩處不同証以碑則從手者為是

徵諸大夫自以為御史大夫

宋祁曰褚大下夫字當作大

定令則趙禹張湯

宋祁曰南本令作律

叅其名臣亦其次也

史通曰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絲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孫弘傳賛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滅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

後康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

因學紀聞曰班固叙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孔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董仲舒於公孫弘兒寬之間汲黯之直豈卜式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薰蕕渾殽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

張湯傳第二十九

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

宋祁曰顏解具獄似失其意直謂成按耳于

定國杜緩兩傳已解緩延年之子
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劉奉世曰傳非遠也若傳遠則不當先言掠
治矣傳者傳囚辭也爰書者蓋趙高作爰歷
教學隸書時獄吏書體蓋用此故從俗呼為
爰書也以此又使之書獄謂案牘耳非律令
也
周陽侯為諸鄉時師古曰姓趙
愚按外戚恩澤侯表有兩周陽侯一為趙兼
一為田勝趙兼以孝文元年四月封六年有

罪免田勝以孝景後三年三月封十二年薨是田勝之封較後於趙禹正湯為長安吏時也故史記徐廣云田勝也

以湯為無害（師古曰無害言其最勝也）

愚按文紀如淳註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後漢百官志云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劉昭曰按律有無害都吏如今公平吏咸宣傳衛將軍青見宣無害趙禹傳亞夫極知禹無害史記杜周傳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蓋當時察吏之語如此

乾沒

裴松之註魏志傅嘏傳曰服虔直以乾沒為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為未暢如淳以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為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為之　緗素雜記引蘇鶚演義曰乾沒之說如陸沈之義言乾地而沒不待沈於江湖也

平亭疑法奏讞疑

宋祁曰浙本疑字下有事字

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
劉敞曰上責臣此衍字耳妄斷之
所治即上意所欲辠予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
欲釋予監吏輕平者
劉攽曰吏皆當作史
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師古曰論事既多至於日晚
劉攽曰日旰當屬下句
姦利並侵漁師古曰並且也
劉奉世曰並音步浪反旁緣為姦也
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

宋祁曰南本浙本其字下並有病字

臣固知湯之詐忠

宋祁曰浙本此句詐字上有爲字

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

劉奉世曰薦數猶言簡閱數音色主反薦如字其訓舉計數從中文事也太史公作悉數從中文書蓋其時文畫閱數從中所下文書或受詔如此其間事有可以傷湯者文以前隙亦不能與之爲地然文似本無意造事中之也

使人上飛變告文奸事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

劉奉世曰飛變謂如飛語無姓名上變者故上閒從迹安起而湯云殆文故入也

弟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

宋祁曰注文獄官無導景祐本作導官無獄

容齋續筆曰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他獄亦不一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少府有若盧獄令考工共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水司空掖庭秘獄暴室請室居室徒官之名

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左者言除罪人正月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

愚按史記正義引漢書音義亦以左為證左云顏說非

今人言君皆有狀

宋祁曰南本今字下有之字

陛下幸致三公

宋祁曰越本作致位三公

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

宋祁曰南本浙本並云豈有私邪謝絕勿復

為通

無子子安世小男彭

日知錄曰謂賀無見存之子而以安世小男

為子其叄死之子别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

孫霸非無子也

乃辭祿

宋祁曰浙本作辭祿不受

勃擧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生貢獻物也

愚按百官公卿表太官又丞陳湯傳西至長

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獻食丞即獻丞師古

所謂主膳食者是也蘇林說非

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

習學記言曰張湯推賢揚善自兒寬外他名士未聞因湯以進者其所排陷則有明證矣蓋湯造請結納以欺當世正監掾史大抵皆小人田甲魯謁居之流也湯本用此得名譽故遷表出之班固便謂緣此固宜有後而後世因其說遂使湯有薦賢名斯大誤矣邪正賢不肖要歸一塗未有小人酷吏而為君子之事既排陷人而又能薦進人者也

杜周傳第三十

不循三尺法

宋祁曰浙本無法字

吏所增加十有餘萬

日知錄曰謂辭外株連之人

復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

日知錄曰按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其時暴勝之為御史大夫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

坐燕王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

後侍御史治實

宋祁曰江南本後字下有使字

外内異言張晏曰外則去庻欲盡内則爲其增也

宋祁曰注文庻一本作侯

捕繫豪強

劉奉世曰繫當作擊字之誤也

賜延年黃金百斤酒

宋祁曰浙本酒字上有牛字

元光中

宋祁曰元光當從南浙本作永光

奏請欽為大將軍單武庫令

宋祁曰單武庫一本無單字諸本皆有予謂當存軍字是大將軍之軍武庫也

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

愚按列女傳云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後漢書 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揚賜上書云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析關雎之人見幾而作揚子云

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
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史記曰周道缺詩人本
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荀子
云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
正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後漢
注引春秋說題辭云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
歌關雎以感之皆以關雎爲刺詩

離

制度之生無厭

宋祁曰離字下疑有脫文

或

曰子背君父

或臣子背君父

宋祁曰江南本作臣背君子背父

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

宋祁曰南本相害字作於宮

近觀其所爲遠觀其所主師古曰所爲主謂託人以爲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爲人之援而進也

宋祁曰爲字下南本浙本並有主字注文爲主越本作所爲非是進也當作進之也劉攽曰當云近觀其所爲主注文舊有妄刊去之

則匹夫之說不可勝也
宋祁曰說別本浙本作謀
數稱達名士王陂韋安世王延世等
宋祁曰一本只云王延無世字注同予據成
紀校尉王延世塞決河是歲改河平元年此
本是劉奉世曰治河者王延世或者此脫
一世字歟

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容齋隨筆曰　予謂光以侯史吳之事
一朝殺九卿三人延年不能諫王章言王鳳

之過天子感寤欲退鳳欽令鳳上疏謝罪上不忍廢鳳鳳欲遂退欽說之而止章死衆庶究之欽復說鳳以爲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若此則流言消釋矣鳳白行其策夫新莽盜國權與於鳳鳳且退而復止皆欽之謀若欽者蓋漢之賊也而謂當世善政出其手豈不繆哉

變異之意

宋祁曰南本浙本意竝作息
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
宋祁曰南本無章事二字
欽子及昆弟支屬
宋祁曰支疑當作支
業復上書曰
愚按大德本曰作言
庶幾乎關雎之見微
習學記言曰孝成委政外家而荒耽於色蓋
其棄天下久矣杜欽乃欲依王氏以弼主違
是借其斧柯而使之長養者也班固謂庶幾

閱雎見微更須細論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與堂邑氏奴甘父　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奴

劉攽曰奴甘父直是此人名號耳非謂堂邑氏之奴名甘父也按胡人名字多以奴為號又後言堂邑父蓋知其人自氏堂邑名奴甘父也

道脫亡

宋祁曰越本脫作今

立其夫人為王

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日知錄曰古人上衣下裳舉裳者執要舉衣者執領

堂邑父胡人

宋祁曰古本胡字上有故字

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

宋祁曰古本旁字下有有字

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李奇曰一名天篤

宋祁曰注文天篤古本作天竺
從蜀宜徑又無寇
宋祁曰顏未注前古本宜作直
出從卭
宋祁曰新本卭字上有出字
皆各行一二千里
宋祁曰越本無行字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字
劉敞曰水草處宜有知字　宋祁曰古本將
軍下有數字淳化本無知字

而金城河西並南山
愚按大德本並字上更有西字
漢遺公主爲夫人
劉歆曰遺字當作遣　宋祁曰作遣是
道可便遣之旁國
宋祁曰古本及浙本遣字下並有一遣字
歲餘騫卒
宋祁曰古本騫卒字下複騫卒二字
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
華陽國志曰通西南之塞豐絶遠之貨令帝

無求不得無思不服方外開通寯之功也

初天子發書易

宋初曰古本作發易書

皆復閉昆明

宋初曰越本無皆字

為備衆遣之

愚按大德本作為具備人衆遣之

漢使乏絕責怨

宋初曰怨浙本作怒

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甕也師

古曰鑿
音瓮
宋祁曰如只曰大鳥則成一事當云大烏及
卵犂靬越本作黎靬者非又注文鑿孑按西
域為弋傳師古音甕於龍反汲水瓶也今雖
與雍是一字同從瓦無容別音瓮必無二音
亦當云一音瓮
而漢使窮河源
歐陽忞與地廣記曰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
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
李廣利

愚按張騫及此傳皆刪取史記大宛傳而成惟伐宛後一詔獨出

烏孫輪臺易苦漢使

史記輪臺作侖頭

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

宋祁曰車當作運

於是貳師後復行兵

宋祁曰古無後字予謂後字當存為是

決其原

宋祁曰原古本作源

即不
宋祁曰不字下當有解字
別至郁成城
宋祁曰成城古本浙本作都城　愚按城字
宜屬下句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
而爲司馬氏
孔穎達毛詩疏曰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

而為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也按父宜是字而昭以為名未能審之

司馬氏世典周史

宋祁曰浙本此句無司馬氏三字

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 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

劉攽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

談為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

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
人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曰談為
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
謂之為公如說非也

劉攽曰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在諸侯國
其位工士皆在諸侯之卿上秦亦有之故漢
儀注所謂太史公在丞相上謂此也衛宏所
說亦不可謂之全非 補遺曰按張蒼傳蒼
為秦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主四方文書
也按秦柱下御史本周制老子嘗謂守藏史
一曰柱下史蓋即藏室之柱下以為官名晉
志極東有星曰柱下史以為古左右史象此

然則漢太史令之職在周為守藏史在秦為柱下史其官稱異而職掌則同故漢儀注以天下計書為太史職掌然以為先上太史而副上丞相者按子長為太子蕪中書令在禁中主四方文書其曰先上太史公者盖所上文書必先由太史校檢後然後奏之天子非上太史也觀此則丞相所上止副封法自應爾其事本如此而衛宏不能詳言之故晉灼不以為然宋景文公筆記亦曰遷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若位在丞相

上安得此言耶按張蒼以秦時柱史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以蒼領郡國上計夫筭律歷領計書皆太史之任也當漢之初未有史官蒼豈以此時兼行太史事耶是時蒼以列侯居相府故宏謂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亦自有所本但施於張蒼則可爾 又曰談為太史公謂尊其父可也下文云太史遭李陵之禍則遷自謂矣安有官為令而自尊曰公者哉蓋春秋之世楚邑令皆稱為公漢書音義曰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

楚制稱公史記有栢公留公索隱曰栢爵留縣令也故曹參為戚令稱戚公夏侯嬰為滕令稱滕公是也按茂陵書談為太史丞為太史令本傳言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栢留戚滕之比非尊其父而然 宋祁曰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故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有此言 邪百官表不著其官信

其非也

曰易大傳曰

宋祁曰越本無曰字

糲粱之食

宋祁曰景本糲作䊪注同越本糲音頼

故天下共若此

宋祁曰越本共作法

凡人所生者神也

宋祁曰浙本所字下有以字

遷生龍門

史通曰司馬遷叙傳始自初生及乎行歷巨

細倫陳而竟不書其字豈墨生所謂大忘也乎如班固之為遷傳也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云云至于事終則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　危林曰今人相承以子長為司馬遷字諸史傳無之文選報任少卿書作司馬子長李善注以為史遷然未嘗明列出處呂向遂謂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可謂欺妄矣張衡應閒有云子長諜之爛然有第章懷注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亦不言出何書按論衡曰范張究屈太

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雎儀之比也子長何諱不言又曰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漢紀太史公司馬遷上言李陵功下腐刑下文云司馬子長旣遭李陵之禍發憤著史記此二書稍覺有緒亦最先出然竟無直書司馬遷字子長者終不爲暢豈非孟堅作始之弊與

故長於變

宋祁曰淳化本作長於變化予準書記等語不當有化字傳者見注中有化字誤足之

為人君父者
宋初曰浙本無者字
受命於穆清師古曰於歎辭也讀曰烏
劉攽曰言於穆清遂不成文理穆清天也
整齊其世傳
宋初曰本無世字
是余之辠夫
宋初曰浙本辠字下有也字
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遷序事盡太初故言至麟而止張說是也

刋誤補遺曰按子長自序為太史令五年而
當太初元年以為職當載明天子功臣賢大
夫之德業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
禍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盖自太初改元
至太始改元之明年適盈十年是歲更黃金
為麟趾趾與止通遷所謂至于麟止者此也
張晏乃謂遷以獲麟為述事之端按獲白麟
在元狩元年子長嗣父職在元封三年獲白
麟之歲未為史官也安得以為述事之端師
古獨是晏說失之矣又云遷序事盡太初按

太初四年又更天漢太始凡六年而後至麟止遺此何耶蓋不究子長自序之文故麟止之說前後失據而論序事所止亦不得其實

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

宋祁曰篹當作纂

凡百三十篇

西京雜記曰馬司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為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非

閔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
不傷亦近代之偉才
略以拾遺補蓺成一家言
宋祁曰越本補字下有闕字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王應麟曰班固謂史記十篇有錄無書顏師
古以為十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
也其一曰景紀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其二
曰武紀惟此篇亡其三曰漢興以來將相年
表其書具在但闕前叙其四曰禮書其叙具

在自禮終入訖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樂書其敘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六曰律書其敘具在自書曰七正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敘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贊乃真太史公語也其八曰傳靳蒯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關者也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公本書其十曰龜策列傳其事具在自褚先生以下乃其所補耳 劉奉世曰兵書即律

書蓋當時有爾
少卿足下
愚按文選本上有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
拜言十二字
教以慎於接物
文選慎作順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
李善本同五臣本作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
俗人之言善注引蘇州曰而猶如也
是以抑鬱而無誰語

文選本作是獨鬱悒而誰與語

女為說已容

宋祁曰浙本容字下有也字

又迫賤事

李善注引如淳曰遷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賊盜之事

卒卒無須臾之閒文穎曰卒言急也

宋祁曰越本注文文穎曰卒言倉卒與此不同

得竭指意

文選本指作志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
續史記曰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
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
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不
傳事何也任安皆身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
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
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
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
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

吏誅死

僕又薄從上上雍

文選本無下工字

闕然不報

宋祁曰浙本不字上有久字

修身者智之府也

李善本同五臣本府作符

取予者義之符也

五臣本符作表

列於君子之林矣

宋祁曰浙本列字上有而字

非一世也

宋祁曰越本無世字

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

李善注曰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扵是耻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

事關扵宦豎

宋祁曰浙本事字下有有字

尚何言哉

宋祁曰越本尚何言哉無復句余按太史公語多重複此自一體不可削也

橫挑彊胡臣瓚曰挑挑戰求敵也古謂之致師

李善注引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弔切

卬億萬之師

劉奉世曰匈奴乘高攻故曰卬也

張空弮

文選本弮作拳李善注曰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栢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豫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

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

李善注曰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甘宋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

且欲得其當而報漢

李善注引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立效以當罪而報漢恩

而僕又茸以蠶室

文選本茸以作佴之　劉奉世曰茸讀如闒

茸之茸

文

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

容齋續筆曰周禮春官之屬曰太史掌建邦

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正歲年以序事頒之

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小史掌邦國

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氏注云太史日官也

引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為說志謂

記也史官主書國語所謂鄭書及帝繫世本

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然則周之史官曰官同一職耳故司馬談為漢太史令而子長以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今太史局正星曆卜祝輩所聚其長曰太史局令而隷祕書省有太史案主之蓋其源流有自來矣 禮記集說孫景南曰古之所謂史者非止星曆而已執簡記載實兼職焉其權猶重於宰相左氏亦言曰官居卿非卑職也太史公自嘆文史星曆近於卜祝之門主上以俳優畜之此

漢人尖古之意

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

文選本作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

最下腐刑極矣

李善注引蘇林曰宮刑腐臭故曰腐刑

削木為吏議不對

李善注引臣瓚曰以為惡吏刻暴雖以木為

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

視徒隸則心惕息

文選本心作正

且

夫臧獲婢妾

李善注引韋昭曰善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揚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婦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恨

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

文選本作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

蓋

西伯拘而演周易

李善本西伯作文王注引韋昭曰羑音酉蒼頡篇曰演引之也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備名八覽六論史通曰子長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未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公之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関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

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斯蓋識
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愚按史記呂不韋列
傳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
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
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林說脫十二紀三字
及如左丘明無目
宋祁曰越本無明字
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
文選本作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
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

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

上流多謗議

宋祁曰上流上字景本越本並作下

無廼與僕之私指謬乎

文選本作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

至王莽時

宋祁曰越本無至字

以為之傳

宋祁曰舊本以字上有是字

此其所蔽也

史通曰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逓相瘡痏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爲難可爲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知猶其如此而况庸庸者哉

辨惑曰班固譏遷論游俠述貨殖之非世稱其當

而秦少游辨之以為遷被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交游莫救故發憤而云此誠得其本意然信史將為法於萬世非一已之書也豈所以發其私憤者哉

漢書疏證卷十九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上爲立博望苑

關中記曰望苑驛即博望苑舊址在西安漢

武帝戾太子築通靈臺即斗

以故衆不肯附

宋祁曰不肯越本無肯字

壺關三老茂

卮林曰顔師古曰荀悅漢紀作令狐茂撿令

漢紀無而白帖引上黨郡記曰壺關關城都尉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即為塚焉諸生尊師法陪塟者三百餘人松千樹皆大數十圍高四五十丈俗名其山為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戾太子者也然漢武故事曰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曰上感悟赦反者拜鄭茂為宣曲校尉持節狥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吏捕急自殺此作鄭茂未知誰信　魏書地形志曰壺關縣有令狐徵君墓

待罪建章闕下

水經注曰三輔黃圖曰建章宮漢武帝造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户其東鳳闕高七丈五尺俗言真女樓非也漢武帝故事云闕高二十丈闕中記曰建章宮圓闕臨北道有金鳳在闕上高丈餘故號鳳闕也

張冨昌爲題侯孟康曰縣名晉灼曰地理志無

管城碩記曰按地志清河郡有悐題縣顏注悐古涉字孟氏謂縣名即悐帝京景物略曰房山縣西南四十里有山曰白帶山生悐題

草又曰燃題山藏石經者千年矣一曰石經
山姚廣孝詩峩峩石經山連峰吐金碧秀氣
鍾燃題勝概擬西域

焚
蘇文於橫橋上孟康曰橫音光師古曰即橫門渭橋也

愚按水經注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
橫門如淳曰音光故曰光門又曰渭橋亦曰
便門橋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
橋南度以法牽牛即此橫橋也詳武紀

乃
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水經注曰周固記開山東首上平博方可里

餘三面壁立高千許仰漢世祭天於其上名
之為皇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臺
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
愚按水經注廣明苑在奉明縣廣城鄉
其議謚置園邑
宋祁曰楊本云多歲時祠其議謚六字
以湖閿鄉邪里聚為戾園
太平寰宇記曰閿鄉縣本漢湖縣戾園之地
太子園陵存焉在縣南一十六里高一百五
十尺

以為奉明縣
水經注曰立奉明縣以奉二園園在東都門
齊懷王閎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
刊誤補遺曰此但載策文耳按三王世家并
載諸臣奏疏其著朔可為後世法程曰三月
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
史書到言丞相青翟御史大夫湯云云昧死
上言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云云
制曰可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
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守諸侯相

前言戊申朔則乙亥為二十五日矣前言戊寅朔則癸卯為二十六日矣中興以後有可失其傳如先聖廟碑載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國又修西嶽廟碑載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洪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爲有知朔為丙子庚午而不知壬寅壬午為二十七日十三日者哉斯近贅已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

刋誤補遺曰年號起於元鼎之四年凡史漢

此年以前事而繫以年號者皆史家所追書
也獨武五子傳載所賜策此則當時本文其
文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
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漢紀所載亦自據此
則元狩之稱又似非追改在當時策文已如
此矣以三王世家參考之文策三皆曰維六
年四月乙巳讀此乃悟武五子傳所著元狩
字亦追書爾記事而繫年追書年號可也今
賜策具載當時本文乃復出此二字豈不起
誤後世

三十有二帥
宋祁曰別本三十並作三千誤
薰鬻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
劉奉世曰匈奴徙漠北
輕弱骨肉
宋祁曰浙本輕字上有然字
又將軍都郎羽林
宋祁曰又將軍浙本作又聞將軍
井水泉竭
宋祁曰越本無泉字

頭如蓬葆

頭久不理如蓬草羽葆也　宋祁曰浙本注文頭字上有服虔曰三字

旦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

水經注曰戾陵燕剌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

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

宋祁曰二十年浙本作二十九年

世世為漢藩輔

劉攽曰多一世字

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

日知錄曰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
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
宋祁曰浙本鴻臚字下有卿字
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訾胡生皆女名
宋祁曰注文當云皆其女名
千里馬兮駐待路
日知錄曰言神魂飛揚將乘此馬而遠遊千
里之外張晏注以為驛馬非
父八子郭卭君等
宋祁曰姚本父作及
成帝後立孝王子守

宋祁曰後立姚本作復立

後見熊

宋祁曰浙本後作復

其春戾太子生

劉奉世曰按武紀建元六年長星見更元光至元朔元年春戾太子始生贊殊為乖誤

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

宋祁曰一本無下秦字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輿轎而隃領 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也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領山嶺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隃與踰同

劉攽曰按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為全非顏乃西北人隨其方言遂音橋

雖百越奈邊城何

宋祁曰浙本奈字上有無字

腹蛇蠚生

宋祁曰浙本生作蚩

疾癘多作

宋祁曰景本竊作穴

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

日知錄曰即下文所云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淮南王上書之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師古曰甲者閩越王弟之名非

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

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

淮南子人間訓曰秦皇挾録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揚翁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内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

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析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

曠日持久

宋祁曰浙本持作引

越廼出擊之

宋祁曰越本無廼字

如使越人蒙死徼幸

宋祁曰越本無死字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

宋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

美將卒之功

宋祁曰浙本卒作率

廼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

宋祁曰一本南越下有王字

好讀書

困學紀聞曰太平御覽引鄒子曰朱買臣孜孜修學不知雨之流栗此鄒子之書非戰國之鄒子也

我年五十當富貴

宋祁曰越本無富字

買臣入室中

日知錄曰即會稽邸中也邸如今京師之會館

買臣深怨

宋祁曰越本無深字

公皆安在

宋祁曰皆字疑作比謂言比來在何處也若云皆安在則似淺而不推

迺使人告王與婢姦事動王

宋祁曰越本告作以

及齊王以自殺聞

宋祁曰浙本云及齊以王自殺聞

尺土之地

宋祁曰越本尺作疆

關者關東五穀数不登

宋祁曰浙本無数字

夫兵多而變起

宋祁曰多或作久

泰壇瘞於郊宮師古曰郊宮謂泰時及后土也

劉攽曰是時未有泰時后土顏注失之

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

劉奉世曰單此對頗可疑按紀獲麟在元狩元年昆邪降在二年其上對已大緩又史記

封禪書元鼎三年有司始言元不宜以一二數乃云三元曰狩蓋於此年追述三元也而軍此云宜改元史又云由是改元有来降者皆可疑軍對非真史誤因之

苴白茅於江淮

愚按大徳本苴下有以字

還當以合符

劉奉世曰還字宜屬上句

知音善鼓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定

愚按藝文志雅琴趙氏七篇雅琴龍氏九十

九篇此作龔𥚃傳寫之誤

雞與道紈緜之麗密

李善文選注引應劭曰不知紈綿之密也璸以為紈縑

𥹬䕸唅粸者

愚按服虔以乾食為粸師古不采其說而言粸即今之熬米麥所為者趙岐注孟子則云粸飯乾糒也孫奭疏按釋名云粸乾飯屑也自後漢諸儒皆同服說惟李周翰注文選與師古同

及至巧冶

李善注文選引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歐冶歐冶即巧冶也

越砥斂其咢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也

宋祁曰別本注文砥字下無石字

忽若彗氾畫塗師古曰氾氾灑地也

宋祁曰別本注文只一氾字　李善文選注引如淳曰若以彗埽於氾灑之處也彗音遂塗路也

及至駕齧厀

李善文選注引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郄
而行也

王良執靶
刊誤補遺曰按孟子所稱王良左傳所稱郵
良郵無恤國語稱郵無正顏氏謂揔一人是
固然矣國語載郵無正其下云伯樂與尹鐸
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則伯樂即郵無正而
顏謂晏失之何哉顏既誤以王良伯樂為兩
人而人表又並列郵無恤王伯柏樂為三人
豈未嘗考春秋傳邪良為趙簡子御得名未

嘗事秦亦與穆公生不並世

去畢辱與漢而升本朝

李善文選注引如淳曰與音郁

故虎嘯而列風龍興而致雲

宋本作風冽　李善文選本作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

雖伯牙操遞鍾

宋祁曰景本作號鍾校作遞又注文中當字上當有遞字　五臣注文選本作號鍾李善曰漢書多借假或以遞為號不得便以迭遞

判其音也

翼乎如鴻毛遇順風

宋祁曰越本遇作過

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

水經注曰蜻蛉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

碧鷄光景倏忽民多見之王褒碧雞頌曰敬

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鷄故左太冲蜀都賦曰

金馬騁光而絶影碧鷄倏忽而耀儀

皆在南方海中洲居

宋祁曰海字上當有大字

齊桓救其難師古曰事在左傳僖五年

宋祁曰注文五年當作九年

以至乎秦

宋祁曰鄧本去乎字似兩通

其令四方安求來獻奇麗之賂塞

宋祁曰浙本去求字賂字當作路

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劉奉世曰元狩未漢以伐匈奴馬少不復出征矣捐之之云蓋其誤也或者誤以建元為元狩歟

籍兵屬馬

宋祁曰越本作籍屬兵馬

非所以校助飢饉保全元元也

宋祁曰校助當作救助

期思侯並可為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

愚按年表賁赫無後其封不傳

相舊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曰冀相舊之故當如前所言諸士見納用

宋祁曰注文士字姚本作事

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不聽教命

劉敞曰不聽而誅者即王制所云此四誅者

不以聽耳何說不聽教命乎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史通曰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殁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畧故世莫之知

朔初来上書

褚先生續滑稽傳曰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後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輙乙其處

讀之二月乃盡
年十二學書
宋祁曰十二景本作十三
十五學擊劍師古曰擊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
劉敞曰擊劍今有此戲非遙擊也
又常服子路之言服虔曰無宿諾
劉攽曰子路之言可使有勇者　劉敞曰既
曰子路之言則無宿諾者非子路之言也
奉祿薄
宋祁曰一本改本作奉

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

愚按此當作求索之索音色責反不然長安之米豈可盡乎

朱儒大恐啼泣

宋祁曰啼當刪王本作號

置守宮盂下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今俗呼為辟宮辟亦禦扞之義耳

劉攽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逸也一蟲之微何能食丹砂七斤人亦

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餌一蟲也　劉攽曰守
宮即人家屋壁中蝘蜓俗呼為蝎虎者是也
此物惟在屋壁窗户間夜亦出盖用此得名
耳術家之説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

臣以為龍又無角

宋祁曰角音盧谷反獸不童也

時有幸倡郭舍人

西京雜記曰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激矢
令還一矢百餘反每為武帝投壺輙賜金帛

朔不能中

愚按大德本無朔字

是寠數也

宋祁曰數音藪景本作藪

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寠數 師古曰寠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寠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圜象寠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蔦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寠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輙改前覆守宮盂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云鼠不容穴銜寠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服鐵鈞非所銜也

劉敞曰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寠數前

覆守宮自以盂此以盆何怪乎不然盂亦盆類朔故詭言之欲以誤郭舍人也　又曰朔意蓋以寄生為窶數大物在盆下小物在盂下固可知也但不當改前盂字為盆耳又不必一日之中用一盂覆射此諸物也顏說未通又以寄生為芝菌形圜似窶而云非寓木尤疎謬矣

呼謈 師古曰與田蚡傳呼報音義皆同

宋祁曰呼報當作呼服

狗竇也

劉敞曰狗竇文不全明少一字當云狗穴竇也緣兩穴相重遂誤爾

以歛割肉而去之

劉敞曰之衍字　日知錄曰裴松之注魏志古人謂藏為去蘇武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

西至黃山

水經注曰即地理志所謂縣有黃山宮惠帝三年起者也東方朔傳曰武帝微行西至黃山宮故世謂之遊城非也

會朝長信宮
水經注曰長樂宮西有長信長秋永壽永昌
諸殿
後廼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
劉敞曰更衣休息處爾非必有宮人也史文
自無之後傳田延年起至更衣然則貴賤同
此名也
臣聞譏遊靜愨
宋祁曰遊當作遜
不足以危無隄之輿

劉敞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限猶防也言
車輿馳騁不爲防慮必有顛覆之變
夕時名議朔
宋祁曰夕當作少　愚按作夕字亦通
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尚書疏曰凡書非經則謂之傳漢武帝謂東
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東平
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
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

為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
傳說故謂之傳

小遺殿上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
宋祁曰注文者下當添遺字

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宋祁曰之藏下姚本添者也

顧城廟遠
劉攽曰城改成

僃臣妾之使
宋祁曰使景本作儀

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

張佖曰顏師古注云卒讀曰捽洒音信又音山豉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亚如此且佖按許慎說文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文爲灑埽字灑汛也所蟹反汛音信盖傳寫脫誤乂一十乂字多又音山豉反五字

主自執宰敝膝

劉攽曰執當作服

有詔賜衣冠工 師古曰上工坐

劉敞曰上者工殿

董氏常從游戲北宮

劉敞曰董氏當屬上句

人主之大蜮也師古曰蜮魅也音或說者以爲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蜮也

劉敞曰劉向說春秋蜮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指儷爾何必遷就魅蜮也

宋祁曰姚本句末無也字

右神明

水經注曰上於建章中作神明臺并榦樓咸高五十餘丈皆作懸閣輦道相屬焉三輔黃

圖曰神明臺在建章宮中

子夏為太常師古曰以有文學故為太常也而應劭以子夏兩字摠合為夔解云夔知樂故可以為太常此說非也

劉攽曰作夔字乃是

百家之言不可勝數

宋祁曰數當作記字

服膺而不釋

宋祁曰而不下添可字

故談說行焉

宋祁曰改作故說得行焉

續滑稽傳作故

説聽行通

諸侯賓服

讀滑稽傳及五臣注文選本有威振四夷四

字

安於覆盂

李善注文選曰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

如覆杅盂與杅同音于　五臣本下有天下

平均合為一家二語

動猶運之掌

五臣注文選本作動發舉事猶運之掌　讀

滑稽傳作猶如運之掌中

抑之則在深泉之下

宋祁曰泉疑作淵

悉力慕之

宋祁曰慕當作募

安敢望常侍郎乎

宋祁曰常字當刪　愚按前云以朔為常侍郎此安可刪乎續滑稽傳作常侍侍郎續滑稽傳及李善注文選本下有云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工下和同雖有賢

者無所立功
敏行而不敢怠也
續滑稽傳作修學行遂而敢止也李善注文
選本敏行上有修學二字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
李善注文選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　愚
按家語說苑亦有之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
度之使自索之

李善注文選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
亦同

蓋聖人之教化如此

愚按大德本無之字

今世之處士

李善注文選本下有時雖不用四字

魁然無徒廓然獨居

稽滑稽傳作崛然獨立塊然獨處

以蠡測海張晏曰蠡瓠瓢也

丹鉛總錄曰蠡字从蟲若與瓢義不協按揚

子方言云蠡瓠瓢也字从瓜从蠡劉向九歎云瓟瓥蠡子筐簏今閩廣之地以糞魚瓢為瓢江淮之間或用螺之大者為瓢是以蠡瓢代瓜瓟用也故蠡字之取義兼之

以筳撞鐘

刊誤補遺曰文穎曰稾筳也論衡曰篙不能鳴鐘撲篙當作稾周官矢人注云笴讀為稾又稾人注云箭幹謂之稾集韻笴稾通顏云稾者謂箭幹耳楚辭索瓊茅以筳篿王逸曰筳小破竹也王莽傳以竹筳導其脈師古曰

筳竹挺也說文筳維絲筦也四說不同大意
不離於竹五臣文選注乃云筳小木枝不知
何所根據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挺
豈以說苑從木而爲是說耶韓文公詩寸筳
撞鉅鐘音義云筳草莛也筳從竹而此以從
草釋之誤矣按從艸之莛一曰屋梁莊周書
舉莛與楹屬與西施郭象曰莛橫而楹從司
馬彪以莛爲梁楹爲柱按莊生本以莛楹大
小之殊屬西施美惡之異一類言之以莛爲

梁則失其趣矣
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
愚按大德本無者字
圖畫安危
宋祁曰畫姚本作晝
柱下為工
刋誤補遺曰注引老子為柱下史事朔集作
柳下按非𡰥齊而是惠者史辭也戒其子以
首陽為拙柳下為工者朔本語也恐當從集
本為定　愚按柱下本法言
飽食安步

愚按法言淵騫篇作安坐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列傳第三十六

大德本車作田

及使人巫祭祠詛上

劉攽曰使人巫多人字

煩擾畜者重爲傷耗武備衰減師古曰言轉運之勞畜産疲困故使懷孕者爲之傷耗以減武備也

宋祁曰故字下景本有反字

獄已正於理

劉攽曰獄合屬上句

分丞相長史爲兩府

宋祁曰長史下當添使字

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

宋祁曰持節發下別本有兵字

皆以裴

劉敞曰以當作巳

南蕃覆盎城門得出

水經注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本名覆盎門王莽更名永清門長茂亭其南有下杜城應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

又曰端門

本姓田氏

辨惑曰車千秋本姓田氏以其為丞相時詔許乘車入宮因號車丞相此一時所稱非久遠轉而為姓又非上之所賜也班固作傳止當著其本姓而遂從車字何邪

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

劉攽曰既云自左丞相流及士大夫則不及

太子時人也

未任聽政

宋祁曰未任王本作未堪

自以為國家興莞榷之利

宋祁曰榷從木俗從才者非

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 蘇林曰簿書給縑之長也

宋祁曰別本給作餘無縑字

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

宋祁曰數者也多也字

宴侯君所言也

愚按大德本無也字

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宋祁曰息乎疑作自守之義疑作之善　愚按如本文辭理頗順不須疑

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

劉敞曰惲但云送終三年本不及放逐三月也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

李善文選注引曰瓚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其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

卿大夫之意也

宋祁曰卿字當删　愚按大德本無之字

廷尉當悍大逆無道

日知錄曰以書中有君父送終之語

行步俛僂師古曰俛即俯字也

劉攽曰俛讀如本字自可

輒論輸府

宋祁曰輸府下當添下字

公移勑書

金石文字記曰勑者自上命下之辭漢時人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勑前史

陳咸傳言公移勑書而孫寶之告督郵何並之遣武吏俱載其文為勑曰他如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博龔遂之傳其言勑者凡十數見後漢書始變為勑而後人因之何曾傳人以小紙為書者勑記室勿報則晉時上下猶通稱之也至南北朝以下則此字惟朝廷專之而臣下不敢用故北齊樂陵王百年習書數勑字而遂以見殺此非漢人所當忌也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史通曰楊王孫布囊盛屍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愆伊以敏辭辯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　黃氏日抄曰王孫平生厚自奉養死遂贏葬非矯世也矯過以自文也何傳為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

西京雜記曰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　華陽

國志曰揚王孫城固人也

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師古曰致至也

劉敞曰顏說非也凡奉養難得之物皆能致之以自供也

以反吾真師古曰反歸也真者自然之道也

劉敞曰形魂復歸于土此其所謂反真也何自然之謂

進近醫藥

宋祁曰近字當刪　愚按大德本無近字

遂羸葬

西京雜記曰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

守軍正丞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

劉敞曰建之所守軍正之丞耳未嘗兼守正也故建奏云丞於用法疑若兼守正何疑之有自是其時無正耳　愚按說苑云爲北軍

尉

將軍有罪已聞

宋祁曰已改作以

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

劉攽曰多令字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西京雜記曰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栗犢反能爾耶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逡巡而去

雲數上書

宋祁曰上書越本作上疏

上於是下咸雲獄

宋祁曰獄下當添治字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

劉攽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

補南昌尉

水經注曰贛水北逕南昌左尉廨西漢成帝時九江梅福為南昌尉居此

出爵不待廉茂師古曰廉廉吏也茂茂材也

愚按廉恐是孝廉與茂材並言即後史所謂秀孝

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

劉敞曰漢氏世寶隨和朱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所謂與上爭衡也

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

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而君猶禮之況賢扵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朞月四方之工相遝而並至矣　周髀算術曰商高曰數之法出扵圓方圓出扵方方出於矩矩出扵九九八十一　魏劉徽九章筭經序曰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建歴紀協律呂記稱隷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周公制禮有九數九章是矣

而不可得亦已明矣

宋初日而當作其字

諸侯奪宗

日知錄曰知帝摯立不善崩而堯自唐侯升為天子是也

云敞

西京雜記曰余少時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為輕薄世人皆以為然章後為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皆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凡

輩中矣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
首山南幕嶺上

殷監不遠夏后所聞

日知錄曰謂福引呂霍工官之事以規切王
氏師古注謂封孔子後非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光為博陸侯

水經注曰博陸城世謂之平陸城非也漢武
帝璽書封大司馬霍光為侯國薛瓚曰按漁
陽有博陸城謂此也今其城居山之陽處平

陸之上匝帶川流面據四水文氏所謂無縣
目嘉美名也
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
宋祁曰孝者下當添所字
光當受難
宋祁曰受難改作處難
尚書令讀奏
周禮內史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注若今
尚書入省事疏漢法奏事讀之
典屬國臣武

容齋四筆曰棄武本傳云奉使初還拜為典屬國秋中二千石昭帝時免武官後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張安世薦之即時召待詔數進見復為典屬國然則豫定策時但以故二千石耳而霍光傳連名奏昌邑王時直稱典屬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也

輦道年首

劉敞曰輦道輦上之年首也予謂年者岑年也岑年蓋鼓角士冑即稱衛為鼓吏所著者

王西面拜

宋祁曰西疑作四

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曰按漢書霍光傳昭帝崩昌邑王未立斯時僅有皇后上官氏無皇太后也傳卻云即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光薨宣帝已立六七年久尊上官氏為太皇太后斯時無皇太后也傳卻云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史文之不易核實如此

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師古曰便房小栢室也如氏以為梓木名非也

劉敞曰以次言之先親身者衣被次梓宮次

便房次題湊次外藏則當以如說為是也且
出漢儀注宜以為信爾今但云曲室果何用
木為之置於何所耶自是臆說耳 宋祁曰
小柏室也姚改小曲室也以為梓木姚改以
為梗木 愚按禮記檀弓疏曰柏椁者謂為
椁用柏也天子柏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也
鄭注方相職云天子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
石焉又曰椁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為題湊
湊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如此乃
得之椁厚薄與棺相準

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

宋祁曰此詔紀中已有

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師古曰茵蓐也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於輦也

宋祁曰於姚改與

宣帝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

宋祁曰微字上別本有立字

即具以實語光

宋祁曰語疑作告

語稍泄

宋祁曰稍下疑有漏字

迴從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
友為光祿勲

裴松之魏志注引世語曰幷州刺史畢軌送
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
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
友妻光前妻女

特使爲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

宋祁曰使爲官名字删官字名下當添爲字

令人不省死

辨惑曰師古以為不省有過非也正謂不曉其故猶俚語云沒理會殺耳

輒下中書令出取之

宋祁曰輒下添使字

鷄數鳴殿前樹上 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正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

宋祁曰正天子姚改止天子

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

周禮蟈氏注蟈今御所食蛙也

皆讐有功

日知録曰晉灼曰讐等也非也此如詩無言不雔之雔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慼憂必讐焉註讐猶對曰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讐也鄭德曰相應為讐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讐伍被傳贊忠不終而詐讐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讐

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

宋祁曰去病傳作天祭金人

病死

宋祁曰病疑作毋

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捽胡若今相僻卧輪之類也

宋祁曰卧輪當改卧輸

及上病

宋祁曰及上下當添疾字

上名岑拜為使主客

宋祁曰拜為下當添郎字

關內都尉

宋祁曰當刪內字

賞見嗣日磾從成為君持大宗重

宋祁曰從成姚本作後成

頗惑衆心

宋祁曰 頗惑當作疑惑